

Meng Huí

芍药花楼里的洋舞会



孟晖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于故纸堆中发现时尚之美

今天，赏牡丹、赏芍药，大抵是去公园看花，或者买来花束插在花瓶里。然而，往昔的中国人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赏花形式，其中最为气派的一种，是选一座建筑，整体用某一种名花装饰起来，然后举办赏花会。

以牡丹、芍药、菊花等名花为主题的雅集，大致在宋代成形，发展出固定模式。这种赏花活动与宴会、音乐会结合在一起，主办者要提供优美的歌舞演出，宾主一边品酒，一边赏花，一边享受艺术表演。此类文艺化的赏花聚会，最大特点在于场地布置，由宋人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模板：庭院当中搭建阶梯式花台，上面摆满花盆；室内则是利用花瓶来插花，以多为胜。另外，无论室内室外，梁枋、立柱、窗框、门框等等地方都挂上一只又一只的竹筒，筒内贮水，插入鲜花花枝。如此，则整个厅堂变成了满覆花朵的花殿。

《武林旧事》就记载，南宋时，皇宫内的钟美堂是举办牡丹花宴的固定地点。钟美堂内，左右各搭起一长排雕花描漆的木花架，也是阶梯形的三层，罩着绣满牡丹花纹的绛罗护帷，上面排列着一只又一只的大花瓶，全部都是贵重材质做成，包括玉雕、天然水晶、官窑青瓷的瓶儿，更有从大食（阿拉伯与波斯）进口的玻璃瓶，瓶里则插满了新折的花枝，如姚黄、魏紫、御衣黄、照殿红等等，缤纷灿烂。此外，殿内殿外，沿着四面围墙，地面上还间隔有序地陈放着银箔贴花的大花盆，将殿堂围绕一圈，盆里也栽着牡丹。横梁与立柱上，窗户之间，都挂满插着花的竹筒，层层叠叠，让上万朵的牡丹开放在墙壁上，含笑在天花藻井下，于是，皇苑内的一所殿堂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披满牡丹花的花殿。

宫中如此，民间亦然，洛阳盛产牡丹，每年当花期时，太守会举办“万花会”，不仅厅堂内

外挂满竹筒充当的壁瓶，而且宴席周围的屏风、帘幕全部用牡丹花串成，与宴者满眼都是花光。那时扬州以芍药取胜，于是也有太守照搬洛阳的做法，举办芍药的“万花会”，硕大的芍药花或串成屏风帷幕，或插在成百上千的竹筒壁挂里，每次都要用掉不知多少鲜花。

这一风俗一直沿袭下来，到了明代，山东兖州是牡丹之乡，一入花季，当地人只要请客，一定把宴所变成花海，在入口的前面搭设花棚的通道，门上、墙上以及屏风帘幕全都缀满花朵。

作家张恨水的长篇小说《金粉世家》中有一场“芍药会”，听着是颇古雅的名色，实际却是一场西式舞会。出彩之处在于，这场舞会吸收了本土旧有的雅集形式，在布置现场的手法上沿袭了七八百年来的习惯，让二层洋楼的门上、窗上全都点缀芍药花架，于是灰色的砖木建筑转眼变成了一座花楼。

皇苑内的一所殿堂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披满牡丹花的花殿。

据小说的交代，金府的正房是一座三开间的二层楼，内部采用西式布置，是所谓的“小洋楼”。舞会当天，屋外廊檐下、室内地面上，都陈列着许多瓷花盆，盆内栽着芍药花；洋式客厅里则是把许多张大餐桌子联接起来，拼成一个英文U的字形，上面排排站立许多花瓶，供着芍药花；楼上跳舞的地方也随处配着芍药。另外，还叫花匠在楼壁的各处如门上、窗户上临时扎起花架子，固定在半空，架上满满地捆绑芍药鲜花，“正是万花围绕，大家都在香艳丛中”。

另一方面，客厅两侧的房间里设了长餐台，摆放饼干蛋糕、汽水咖啡，又请了乐队在阳台上奏乐。于是，就在楼上楼下、屋里屋外竞相吐艳的芍药花簇中，时髦的青年男女们翩翩起舞，在跳舞的间隙展开西式社交。洋为中用、中西参合，想一想那场景，还真挺有魅力。■